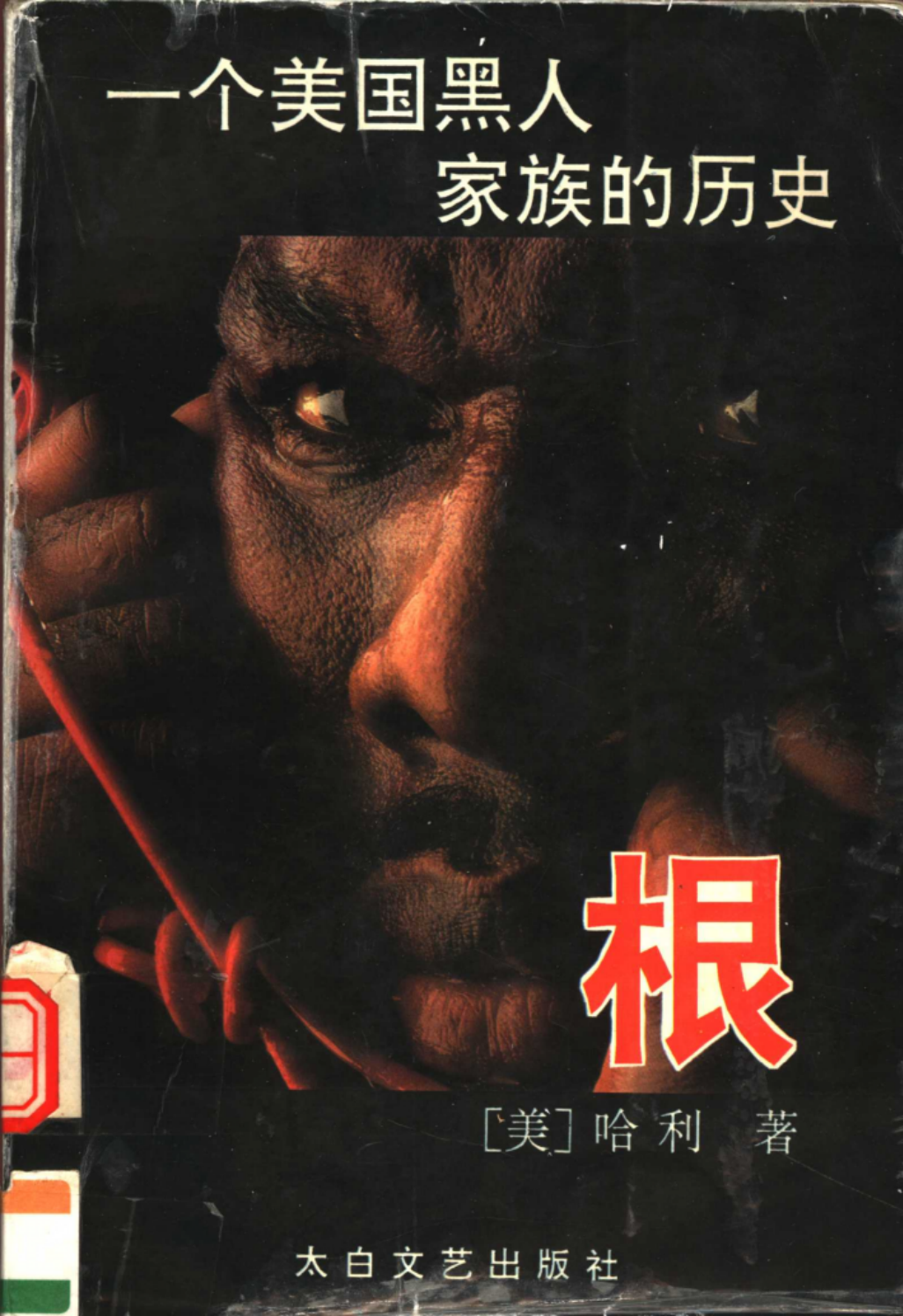


一个美国黑人 家族的历史



根

[美] 哈利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著精典



ISBN 7-80605-159-7



9 787806 051597 >

太白文艺出版社

ISBN 7-80605-159-7/I·122

(上、下册) 定价: 25.80 元

根

作者 哈利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根》是描写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写这部小说是1976年在美国最大的畅销书，作者“追”根寻源，经过十二年艰苦的探索和研究，追溯到他的六代以上的祖先昆塔·肯特，一个从非洲被白人奴贩子掳到美国当奴隶的黑人，书中描绘了昆塔在非洲的自由生活，他和他的后代在美国奴隶制下的苦难历程，从一个黑人家族七代经历和感受揭露了美国历史上反动的黑人奴隶制。本书在社会上也引起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到许多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从而使“根”超出了一本书的范围，而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

译者

48

第一章

1750年初春时节，在距西非冈比亚海岸湖河而上四天路程的朱富雷村，奥摩罗·肯特和宾塔·肯特夫妇生下了一个男孩子。他在从宾塔那年轻而健壮的躯体中挤出来时就大哭大叫；他那长得和宾塔一般乌黑的身子血渍斑斑、又滑又黏。那两个满脸皱纹的接生婆，尼奥·博托和婴儿的祖母雅伊莎，一看到是个男孩便乐不可支地笑开了。按照祖先们的说法，头胎得子预示着真主将不仅会降福给他的父母，而且连父家和母家也得蒙受真主的恩泽；而肯特这个姓氏，这一来既能光宗耀祖又能扬名后世，想到了这一点就会令人喜不自胜。

那正是头遍鸡啼之前的时刻。除了尼奥·博托和雅伊莎奶奶的闲聊声外，婴儿第一次听到的声音便是村子里其他妇女用木杆在石臼中舂“库斯”御谷时发出的闷哑而有节奏的声音：嗵——咄——嗵——咄——嗵。她们正在准备传统的早饭，那是用三块石头架住陶锅，下面生火熬成的粥。

淡淡的蓝色炊烟在这座尘土弥漫的小村子的那些圆形泥屋的顶上缭绕上升，烟味辛辣而清香。这时，村里的教长卡费里·德姆巴用鼻音发出了呼啸声，召唤人们来作每天五次祈祷之一，这一向是奉献给真主的。村里的男人一听到呼啸声便赶忙从他们的铺着兽皮的竹床上跳下来，穿上他们的粗布外衣，敏捷地奔跑 to 祈祷场地，然后听着教头领头祷告：“阿拉呼—阿克巴尔！阿沙都——安——来拉海拉拉！”完毕之后，他们便走回家去准备吃早饭。这时，奥摩罗兴冲冲地跑到他们跟前，满脸笑容，激动地

把得了个儿子的喜讯告诉他们。所有这些男人全都向他祝贺，并且纷纷表示这是个吉兆。

各人回到自己的茅屋之后，便从妻子手里接过了一瓢粥。妻子们又走回院子后面的厨房去喂饱她们的孩子，最后才自己吃。男人们吃完早饭后，便带上短柄弯把的锄头，下地去干一天的农活了。他们的锄头的木制刀片已由村子里的铁匠给包覆了一层金属。他们这会儿的活是整理土地以便种花生、御谷和棉花。在冈比亚的这片炎热而草木茂盛的热带草原上，这些农作物都是男人的活，而种稻米则是妇女的活。

根据古时候的习俗，奥摩罗在今后七天内需要认真盘算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替他的头生儿子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一定得含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显示出远大的前程，因为他这个部落的人——曼丁哥人——相信，一个婴儿若是按照某个人或物起了名字，将来他就会拥有这个人或物的七种特性。

在这冥思苦想的一周内，奥摩罗代表宾塔和他自己，走访了朱富雷村的每家每户，并邀请每一家来参加新生婴儿的命名仪式，按传统那是在他诞生的第八天举行的。要到那一天，这个新降生的儿子才能象他的父亲和祖父那样成为本部落的一名成员。

第八天那天，村民们一大早就聚集在奥摩罗和宾塔的茅屋外面。这两家的妇女们头上顶着瓢盆，送来了庆典用的酸奶和用大米面加上蜂蜜制成的甜米糕。聚集在这里的人们中，有带着手鼓的村里的报信人卡拉莫·席拉，有教长，有将来要当婴儿的教师的布里马·色赛老师，还有奥摩罗的两个哥哥詹内和萨娄姆，他们两个是在听到了击鼓传话报来了他们的侄子诞生的消息后，从远地赶到这里来参加庆典的。

宾塔得意洋洋地抱着她的新生婴儿，让人按照命名日的惯

例，把婴儿的胎发剃去了一小块，而在场的所有妇女则都在大声议论，说这个孩子长得多漂亮。接着，村里的报信人击起了手鼓，她们也就都安静下来了。教长面对着盛酸奶和盛米糕的瓢盆念了一段祷文，这时男女来宾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右手去碰一下瓢盆的边缘以表示对食物的尊敬。然后，教长又转身对着婴儿进行祈祷，祈求真主保佑他长命百岁、光耀门庭、儿孙满堂，并使他的村子和部落也蒙受福泽。最后，还祈求真主赐他以应有的精神和力量，以无愧于他将要获得的名字并为之增光。

然后，奥摩罗走了出来，站到了聚集在那里的全体村民面前。他又走到他妻子身边，抱起了婴儿，在众目睽睽之下低声在他儿子的耳边叫了三遍他替他选定的名字。那是那个名字第一次被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而说出口来，因为奥摩罗他们这些部落居民都认为，每个人的名字应该让他自己先知道。

手鼓又响了起来，这时奥摩罗又在宾塔的耳边轻声地说出了这个名字，宾塔便露出了欣喜和得意的笑容。接着，奥摩罗又把名字轻声告诉了站在村民们面前的老师。

布里马·色塞高声宣布：“奥摩罗和宾塔·肯特的第一个孩子，命名为昆塔！”

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是这孩子的已故的祖父凯拉巴·昆塔·肯塔的名字的中间一个字。凯拉巴是从原籍毛里塔尼亚迁移到冈比亚来的，他曾拯救过朱富雷村的居民，使他们免遭饥饿，随后娶了雅伊莎奶奶，而后作为在朱富雷村备受敬仰的人物，光荣地为全村辛劳了终生。

那位老师把毛里塔尼亚祖先的名字逐一诵了一遍。婴儿的祖父老凯拉巴·肯特早先时常谈到他们的事迹，这些为数众多的伟大的名字都已历经二百多年了。接着，报信人又击起他的手鼓，全体村民都对如此显赫的家系，报以表示景仰和尊敬的欢

世界名著

呼。

在这第八天的夜晚，屋外皓月当空，奥摩罗独自和他的儿子在一起，命名仪式完成了。他把小昆塔抱在自己强壮的胳膊中，走到了村子的尽头。他把婴儿高高举起，让他面对着苍天，温和地对他说，“芬德——基林——多隆——莱——瓦腊塔——卡——伊泰——提”。

第二章

正是播种的季节，最早的雨水马上就要降临。朱富雷村所有的男人都已在他们的大田里堆上了高高的干草垛，点上了火，让草灰随风飘散，落下来肥田。妇女们则已经在她们的稻田里插秧了。

当宾塔还在坐月子的时候，她那块稻田是雅伊莎奶奶替她照料的，可是现在宾塔已能恢复自己这份职责了。她把昆塔放在一布吊兜里，缚在她的背上，和其他妇女们一块儿走上了停靠在村里一条河边的独木舟。那些妇女，有的——包括她的女伴简凯·杜雷——也背着自己的婴儿，头上还顶着一捆东西。这条河是从冈比亚河迂回曲折地引向内陆的许多支流之一。那些独木舟，每条上面都坐了五六个妇女，靠着使劲划动宽叶短桨，轻轻掠过河面。宾塔每划一下桨，向前探一下身子的时候，都感到紧贴在她背上的昆塔那种软绵绵、暖烘烘的感觉。

空中弥漫着红树散发出来的浓重的麝香香味和密布在河流两岸的其他草木植物沁出的芳香。独木舟划过时惊起了大群狒狒，它们睡眼惺忪，吼叫着，跳过来跃过去，摇晃着棕榈树的叶子。野猪咕噜着，喷着鼻息，窜入野草堆和灌木丛中躲藏起来。遍布在崖边泥地上的成千上万只塘鹅、白鹤、白鹭、苍鹭、鸬、海鸥、燕鸥和篛鹭，都暂停啄食，抬起头来怯生生地盯着那些划过它们眼前的独木舟。一些较小的鸟，如斑尾林鸽、撇水鸟、秧鸡、水鸟和翠鸟等，都腾空而起，发出尖锐的叫声在空中盘旋，直到那些独木舟驶远。

往常，当独木舟急速地穿过一块快繁忙的、波纹荡漾的水稻田时，成群的小鲦鱼会从水面蹦起，扯出一幅银光闪烁的图景，又再溅落水中。有时候，那些追逐着小鲦鱼的、模样凶狠的大鱼竟会饿得昏昏颠颠的拍嗒一声跃落在行进中的独木舟里。那时妇女们就会拿起木浆又打又拍，随后把它藏在一边以备晚上美餐一顿。可是今天早晨，小鲦鱼在独木舟周围游来游去十分自如。

弯弯的河流拐过一个角后进入了一条更宽阔的支流。当那些划着独木舟的妇女在这里出现时，空中轰的一声响起了一阵展翅扑翼之声，成千上万各种颜色的海鸟霎时腾空而起，遮满了天空。当妇女们继续划浆前进时，在那被遮天的鸟群挡去了亮光，又被振扑着的鸟翼激起了波纹的水面上，已散落着片片羽毛。当她们行近那片朱富雷村妇女世代代都在那里种稻子的沼泽地时，独木舟从成群成群的蚊子中间穿过，然后一条接一条地对着一杂草丛生的小道徐徐靠岸。那些杂草堆是她们各人的稻田的分界标志，现在，田里翠绿的秧苗已在水面上露出一掌高了。

每个妇女可以拥有多少稻田，是每年由朱富雷村的长老会议根据她需要用稻米养活几口人来决定的，因此宾塔那块稻田的面积仍很小。当她背着新生婴儿跨出独木舟时，非常小心翼翼。她向前走了几步，一眼看见那座搭在高脚架子上用茅草铺顶的小凉棚时，她突然站住，又惊又喜。那是奥摩罗在她分娩期间到这里塔起来给他们的儿子躲避风雨用的。可是他对这件事一声没吭，男人都是这样。

宾塔给婴儿喂过了奶，把他在凉棚里舒适地安顿好，然后换上了她顶在头上带来的工作服，便去干活了。她在水田里深深地弯着腰，把新长出来的野草连根拔掉，不然这些野草就会长得比

稻子还高，把稻子憋死。昆塔一哭，宾塔就走出水田，身上滴着水，在凉棚的荫蔽下再给他喂奶。

小昆塔就是这样地每天沐浴在他母亲的爱育之中。每天傍晚回家后，宾塔给奥摩罗做完了饭，照料他吃完后，就去用希厄树油脂把她儿子从头到脚涂抹个遍，以使他的皮肤变得柔软，然后，她多半还要洋洋得意地把小昆塔抱到村子那一头雅伊莎奶奶茅屋里，老奶奶还要更多地逗弄他、亲吻他。婆媳俩总要按按他的小脑袋，捏捏他的鼻子、耳朵和嘴唇，想让他长得更端正，而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捏他，往往惹得小昆塔呜咽起来。

有时候奥摩罗会把自己的儿子从妇女们手里抱走，把这个裹着毯子的婴儿包抱到他自己的小茅屋里——丈夫总是和妻子分屋居住的——并且让孩子的眼睛和手指接触一下诸如放在奥摩罗床头祛邪驱魔的护身符之类引人注目的东西。小昆塔对任何色彩鲜艳的东西都感兴趣，特别是父亲的那只皮猎囊。现在猎囊外面差不多已嵌满了各种贝壳；一颗贝壳就代表着奥摩罗曾猎获一头动物给全村食用。昆塔见到近处挂着的长长弯弯的弓和箭囊，嘴里就会发出叽叽咕咕的声音。奥摩罗在看到昆塔伸出小手去握那根深色细长的、已因经常使用而乌光油亮的梭镖杆时，就露出了笑容。除了那条祈祷用的跪毯之外，他什么东西都让昆塔去摸摸，因为跪毯对拥有它的人来说，是神圣的东西。奥摩罗在单独和儿子呆在自己的茅屋里时，就向昆塔讲那些等他长大后应该做的高尚、勇敢的事情。

到末了，他就把昆塔送回到宾塔的茅屋里，以便给他喂下一次奶。昆塔不论在什么地方，多半总是乐呵呵的。每次宾塔把他放在她的两腿上面晃动时，或是把他放在她床上，自己弯下背来俯在他上面，轻声唱起

“我的孩子笑咪咪，”
取了个高贵祖先的名字。
你长大后一定是
伟大的猎手或勇士。
你爸爸将因你而自豪，
可是你现在的模样，
我还是永远不能忘记。”

之类的催眠曲时，昆塔总是一会儿就睡着了。

不管宾塔多么爱她的孩子和丈夫，她心里还是忧虑重重。因为根据古代的风俗，穆斯林的男人在他第一个妻子生了孩子喂奶期间，可以选娶个二房。由于奥摩罗还没有娶二房，而且宾塔很不希望他动这样的念头，所以她觉得小昆塔能越早地自己行走越好，因为到那时候就可以断奶了。

因此，当昆塔长到约十三个月开始踉跄学步的时候，宾塔就赶忙去帮助他行走。要不了多久，昆塔就能不靠人挽扶，自己摇摇晃晃地行走了。当时宾塔所感到的宽心不亚于奥摩罗感到的自豪。以后每当昆塔哭着要吃奶时，宾塔不是把奶头塞到她儿子嘴里，而是先揍他几下屁股，然后给他一瓢牛奶。

第三章

三个雨季已经过去，正到了青黄不接的时节，村子里上一季收成之后贮藏的粮食和其他干果杂品差不多已食用一空。男人们已在猎禽捕兽，可是带回家的只是几头小羚羊和几只不象样的野禽，因为在这种烈日当空的季节里，热带草原上的许多水坑都干成了泥淖，因而一些大一点的、合乎胃口的野味早已钻进了深山老林——这恰恰是朱富雷村的村民为了夺取新丰收所需要全力以赴种植庄稼和时候。妻子们除了吃御谷和稻米之外，已经在把乏味的竹子的种子和猴面包树的难吃的干叶子当作主食了。饥饿的日子竟来得这么早，大家都在祈求真主免于使村上遭到饥荒。为了使祈祷增强效应，已经献祭了五头山羊，两头小公牛了，比上次献祭的还多。

炎热的天空终于布满了云彩，习习和风转成了阵阵劲风，然后就象往常那样，悄悄地降起温暖而又柔和的小雨来，于是农民们把润软的土地锄成笔直的长行，以备播种。他们知道，必须在大雨到来之前把这地种好。

往后的几个早晨，农民们的妻子在吃罢早饭后不再划船去她们的水稻田了，而是穿上用大片大片鲜嫩的叶子——象征生长着的东西的青春活力——制成的传统服装，出发到已由她们男人犁成垄沟的地里。她们一路走一路唱着祖传的祈祷文，好让她们顶在头上的土钵里的御谷种子，花生种子和其他种子生根结实，因而在他们人影尚未出现之时，一阵高一阵低的歌声已先传到了。

世界名著

妇女们排成一行，光着脚齐步前进，她们走到每个农民的地里都唱三遍歌，然后才解散。接着，妇女们各自走到一个农民的背后，跟着他沿着一行行土垄前进。他每前进几英寸，便用大脚趾在泥里戳一个洞，后面的妇女便在洞里撒一颗种子，然后用自己的大脚趾拨土把种子盖上。妇女们比男人更劳累，因为她们不仅必须充当丈夫的助手，而且还要照料水稻田和她们在自家厨房附近开辟的菜园子。

当宾塔在种植她的葱头、山药、葫芦、木薯和苦番茄时，小昆塔便在几位老奶奶的照看下嬉戏玩耍，全村所有属于第一班级的、年龄不满五岁的幼儿都归这几位老奶奶照看。这些孩子，不论男女，都象幼兽一样光着身子，东蹦西跳，其中有的还刚开始牙牙学语。所有孩子都象昆塔一样，成长得很快，他们绕着村子里那棵树干粗大的猴面包树，互相追逐，玩着捉迷藏，又笑又叫，把那些小狗和小鸡赶得一堆一簇的，东碰西撞，毛羽飞扬。

可是，要是有一位老奶奶答应给他们讲故事，所有的孩子便会马上争先恐后地坐下来，一声不响，一动不动，连那些象昆塔那样幼小的孩子也一样。尽管昆塔还有好多话听不懂，可是当老奶奶一边讲一边用手比划，使得她所讲的故事真象有那么回事的时候，他还是睁大了双眼聚精会神地听着。

昆塔虽然还小，可是他已经对有些故事很熟悉了，那些故事是他自己的奶奶雅伊莎在他到她的茅屋中去时，单独跟他讲的。不过，他和他那些属于第一班级的小伙伴都认为，所有的老奶奶中，故事讲得最好的还得数那位可亲可爱、神秘古怪的老尼奥·博托奶奶。她秃着脑袋，满脸皱纹，皮肤象锅底那样黑，在她剩下的几颗稀稀落落的牙齿之间，还咬着她那根长长的柠檬草根，活象是昆虫的触须。那几颗牙齿也由于她嚼了数不清的柯拉果仁而变成深橘色的了。老尼奥·博托会在她的矮凳上坐下来，嘟囔

个没完没了。虽然她脾气暴躁，可是孩子们都知道她把他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她亲口说过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当孩子们围着她坐下后，她就会粗声粗气地说，“我来讲一个故事……”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喊到：“请讲吧！”说着大家满怀期待地摆正一下姿势。

然后，她就象所有曼丁哥族的说书人那样开始讲道：“话说当年，某时某地，某个村子里住着这么一个人。”她说那是个跟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有一天他走到河边，看见一条鳄鱼落在陷网里面。

“救救我呀！”鳄鱼叫喊着。

“你会吃掉我的！”那个男孩叫道。

——“我不吃你，你走近一些！”鳄鱼说。

于是，那男孩就走到了鳄鱼跟前——一下子那男孩就被那张长长的嘴巴中的牙齿咬住了。

“你竟这样用恶行来报答我的好意吗！”那男孩叫道。

“当然”，鳄鱼从嘴里挤出话来说。“世道就是这样”。

那男孩表示不相信，因而鳄鱼同意先不吃他而听一听头三名过路人的意见。第一个过路的是一头驴子。当那男孩的询问驴子的意见时，驴子说，“现在我已经老了，不能再干活了，我的主人已经赶我出门。让我去喂豹子了！”

“你看怎么样？”鳄鱼说。第二个过路的是一匹老马。他的意见也是那样。

“听见了吗？”鳄鱼又说。然后，过路的是一只胖胖的兔子，他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看见这件事是怎么从头开始的，意见就提不准罗。”

那鳄鱼满腹牢骚，嘟囔一阵便要对他讲了，他把嘴一

世界名著

张，——那男孩便一下子跳上河堤上，到达了安全处。

“你爱吃鳄鱼肉吗？”兔子问。男孩说喜欢。“你爸妈也喜欢吃吗？”男孩又说也喜欢。“那么，这条现成的鳄鱼可以美餐一顿了。”

那男孩跑回去，带来了村子里的成年人，他们帮他杀掉了鳄鱼，可是他们也带来了一条卧洛猎狗，它追逐兔子，抓住了它，把它也咬死了。

“所以那条鳄鱼说的对”，尼奥·博托说，“世道常情就是这样，好心往往不得好报，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故事。”

“祝福您健康和幸福！”孩子们感激地说道。

接着，其他的老奶奶就给孩子们递过来一碗碗刚烤好的甲虫和蚂虾。这些东西在别的时节里只能作为美味的零食，可是现在，在这大雨季节降临之前，饥饿季节已经开始的时候，烤虫子就作为午餐了，因为绝大多数人家的贮藏室里，已剩不了几把御谷和稻米了。

第四章

现在差不多每天早晨都要短暂地下几场清鲜的阵雨，在阵雨间歇的时候，昆塔和他的小伙伴们就兴奋的在户外来回奔跑。他们冲着那从天际弯弯地挂向地面的，看来好象伸手可及的美丽的彩虹，大声喊叫：“哎呀！哎呀！”可是那些阵雨也带来了大群飞虫，它恶狠狠叮人、咬人，不一会儿就把孩子们都赶回屋里去了。

而后，忽然在一天夜里，大雨倾盆而至，人们都蜷缩在自己寒冷的茅屋里，听着雨水滴落在他们的茅屋顶上的声音，看着闪电的亮光。吓人的雷声在夜空轰隆而过的时候他们又赶紧抚慰孩子们不要惊吓。在阵阵骤雨的间歇中，他们听到的只是豺狼的嗥鸣、鬣狗的吠叫，和青蛙的嘎嘎声。

第二天晚上又下了雨，第三晚，第四晚——只是在晚上下雨——雨水淹没了河边的低地，把农田灌成了沼泽，使他们的村子成了个泥潭。可是每天早上早饭之前，所有农民仍奋力穿过泥潭，到朱富雷村的小小的清真寺院里去祈求真主惠施更多的雨水，因为只有足够的水份深深渗入土中，才能维持住生命。不然，到了烈日曝晒之时，那些根部得不到足够水份的庄稼就会枯萎死亡。

在那间照看儿童的潮湿的茅屋中，泥地上浅浅的生火坑中燃烧着干树枝和牛粪块，屋里光线昏暗，凉意袭人。老尼奥·博托向昆塔和其他孩子讲述着过去雨不足带来的可怕岁月。不论事情有多糟糕，尼奥·博托总是记得曾经有过更糟糕的事情。她